一路向东，两个轮子上的文明对话

2 年前，这位热爱骑行的花甲老人历时 156 天，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发一路骑行到上海，完成了跨越 10756 公里的骑行旅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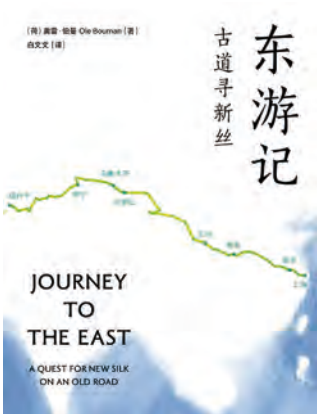
撰稿 | 金 姬

“我把骑行的经历写成书了，你有兴趣读一读吗？”今年 8 月的某一天，同济大学的荷兰籍教授奥雷·伯曼联系我时，我有些受宠若惊。2 年前，这位热爱骑行的花甲老人历时 156 天，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发一路骑行到上海，完成了跨越 10756 公里的骑行旅程。

当年的伯曼教授就上了头条：他全程骑行使用 18 公斤自行车，携带 45 公斤行李；经历了 3 次爆胎，跨越约 300 条河流和溪流，翻越约 100 座山脉，穿越 3 个沙漠，经历 3 个季节，使用 8 种货币，跨越 16 个语言区；参观 500 个历史古迹，穿越 1 个战区，见证 100 个战争纪念碑，记录下 1000 个和平的瞬间。骑到上海后，他还马不停蹄地和同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学生共同策划展览——“东游记”。

伯曼教授很快就给我寄了新书过来，书名沿用了之前的展览标题《东游记》，并加上了小标题“古道寻新丝”，这已经不再是一本骑行日志，更像一部关于东西方如何重新彼此看见的档案。

关于被不断问起的问题“为何而骑”，伯曼教授的回答是：理解东方“绝非乘飞机直达上海所能体会”，因为“身体力行就是一种尊重的姿态”。缓慢的节奏让语言、风俗、宗教与历史的伤痕得以被真实体验。于是书中有了荷兰弗里斯兰那家名为“顺兴饭店”的中餐厅、伊朗人在局势骤然紧张时帮忙订机票打包自行车的慷慨、戈壁里的又一次爆胎，以及敦煌莫高窟“九层楼”前低声念出的六个词——虔诚、奉献、坚毅、恒心、谦卑、力量。这些细节无法被检索，只能被抵达。



《东游记：古道寻新丝》
奥雷·伯曼著
同济大学出版社 2026 年 9 月

本书的思想锋芒还集中在对西方叙事的自省。伯曼教授指出，西方“总是需要一个对手、一个竞争者，或者一个假想的威胁，来维系自身的叙事”，以致对东方的关注日益“肤浅而空洞”。他拒绝把东方当作终点，宁愿视其为“随踏板而逐渐展开的现实体验”。他笔下的中国不是概念，而是新疆伊犁都拉塔口岸那座“最有自信的国度标识”的门楼、河西走廊的风、甘肃天水张家川练习中文的清晨、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里的旧照。书名中的“新丝”正是隐喻所在：新的丝绸之路，也是这个时代需要织就一缕属于 21 世纪的丝绸——具体可感，连接大地，触及真实的人。

全书以希腊克里岛上的米诺斯宫殿与一棵三千五百年的橄榄树收尾，把东西方的相遇追溯到神话中的暴力现场，也追溯到一个关于和平的符号。伯曼教授在致谢中把最深的敬意留给玄奘与马可·波罗；而他当时出发的那条路名为“米登维格”，意为“中道”。在疆域与国界之外，仍有值得追寻之物——这是一本很难中途放下的书。

书讯

《志怪：六朝志怪小说的诞生与发展》

此书以六朝志怪小说为研究对象，首先从编撰史书的传统入手，讨论了六朝史家对于志怪小说的定位，与正史中“五行志”的关系。其次关注六朝志怪小说中的非本土文化元素，探讨其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的影响，并以此反映出六朝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。